

探访南京明故宫

□南京 欧阳科谕

在南京城东,有一座曾经庄严肃穆、雄伟壮丽的宫殿,占地面积约为600万平方米,它承载着大明王朝的兴衰往事,它就是人们俗称的“明故宫”,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历经26年建成的。被当时西方人誉为“世界第一宫殿”,其建筑形制为后续北京故宫所继承,是北京故宫的蓝本。

斗转星移,世事变迁。此后经历战争、天灾、改建等,现存遗址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。

2022年秋,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,我步入北片的“明故宫遗址公园”。1929年为迎孙中山先生灵柩,国民政府新建中山东路,将遗址分隔为北片“明故宫遗址公园”和南片“午朝门遗址公园”。

眼前是一片开阔、洁净且宁静的广场,一位老人带着小孙子放飞风筝,那风筝随轻柔的风徐徐上升,越飞越高,孩子欢呼雀跃。走过小广场是一条直通宫城北端的笔直步道,朋友指着路旁三块大基石告诉我,这是当年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三大殿所在地。殿身已荡然无存,但仍让我想象出当时这里处于全国政治权力中心的情景。整个园区游人不多,遍植香樟、国槐、五针松、红枫、桂花等树。而四周密植法青、形成绿篱墙,与周遭城市的喧嚣隔开,蓝天、白云、绿树、广场、直道,幽静祥和。

现存的明故宫遗迹主要集中在南片的“午朝门遗址公园”,我在深秋一个阴翳的晨间来此探访。首先看到一对高2米、深灰色镇园石狮,

双目圆瞪,神情威武。在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1911年,竟被英国人法雷斯劫至下关扬子饭店当装饰,1958年才回归家园移到此地。

进入园区迎面是一组云龙鸟兽石壁雕,连基座高2米,七块石壁分别雕有颇具中华民族文化意味的龙凤呈祥、鱼跃龙门、林中仙鹿等图案,构图饱满、图像清晰、栩栩如生。它的跌宕起伏命运与石狮同出一辙,令人唏嘘!真是国力强盛,文物才有安宁呀!

石壁后是东西长58米、南北宽30米的奉天门遗址——石刻园。奉天门原有建筑早已损毁,现存文物为众多石构件,其中有奉天门的须弥座和12个2米见方的柱础。奉天门是皇帝接见大臣议事之处。永乐初年,明成祖朱棣曾在此宴请过从遥远的东南亚来朝觐的浣泥国王。

走过石刻园,是一段长长的通向午门的青石板中心通道。先经过内五龙桥,中间较宽的正桥供皇帝专用,两侧各有两座较窄的桥,均为汉白玉单拱石桥。桥的石栏杆均已缺失,桥下不知从何处引进流水,成群的锦鲤在粼粼的水中嬉戏,颇显生机。

下了这桥就来到巍峨的午门下,午门是宫城的正门,是当年官员们上朝的通道,故又被称为“午朝门”。三个门洞大开,中间为御道,两侧供官员出入。城门底部有青石雕刻的须弥座,上有精美文饰,简约大气,代表明初最高规格的建筑风格,而后也被北京故宫继

承。人站在其中仰头观看,有一种皇权高高在上的威严感。俯看脚下历经几百年打磨的青石板路,油光锃亮,沧桑毕现。

城门两侧有上世纪80年代建的登城步道,在攀爬90级台阶时,我看到厚实的灰城砖上有不少刻有当年烧制人员的铭文。登上偌大的城台,眼前豁然开朗,从这里残存的面积颇大的敦实柱础,我依稀可勾勒出当年矗立的是面阔九间、进深五间的大殿结构。它是古代建筑的最高等级,象征皇权的“九五至尊”。站在这平台上向南远眺,笔直的御道街,两旁挺拔的行道树,直通向诗和远方,令人遐想。

灰蒙蒙的天,园区高大的柏树、松树,灰色的砖石、柱础、青石板路,灰色的墙、城门、城砖,都给我以庄严肃静之感。一棵高大的无患子树、一棵高大的核桃树,那大片大片的黄,惊艳了我。那黄饱满灿然,纯粹张扬,蓬勃热烈,高贵傲然,活力四射,照亮了天宇,我陡然感到温暖、敞亮、豁达!

再环顾四周,有跳舞的、打拳的,有在撒欢的孩子,有专注观文物拍摄的游客……这是有滋有味的人间生活。昔日皇家宫殿,今日已成百姓乐园。

眼前这残破的颓垣断壁、砖石、城墙,历经风霜,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辉煌,闪烁着当年世界城市文明的高光。它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物价值、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,让南京无愧于“十朝都会”的美名,而今又自然地融入当代城市生活,生机盎然。

读书闲谈

□湖北黄冈 张力

“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,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,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。皆以阅历之浅深,为所得之浅深耳。”

这句话出自张潮的《幽梦影》。第一次在书上看到这句话时,我年纪尚小,只觉得这话晦涩难懂,于是就去问哥哥。我哥那个时候也才上初中,只能了解字面上的意思。他看了半天,支支吾吾和我说,小时候读书,就像是缝隙中偷看月亮,中年读书,就是站在庭院中看月亮,人老了,读书就是站在高台上看月亮。末了还加上一句,这人为啥老是看月亮呢?

我天真地以为我哥说的就是正确的。至于为什么要看月亮,我还自作聪明地解释道,可能因为在

月光下,看书比较亮堂吧!说完我便和我哥哈哈大笑。因为这个误会,我便喜欢在庭院中,在月光下,读一会书看一下月亮;看一下月亮再读会书。

长大以后我还是很喜欢在月下看书。平日忙于杂事,只有沐浴在月光下,才能够远离喧嚣,沉浸于书海。这个时候,看书的心境又与儿时不同。我时常庆幸自己幼时有书可读,又自责自己对阅读的随意与不敬。

这个习惯保留至今,等到家人都睡熟,只开一盏淡黄色的小灯,月色柔柔,透过阳台的纱窗照进来,与淡黄色的灯光交相融合。有时月光会很亮,月光照在我的书本上,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坐在瓜棚

下读书的场景。古人说“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”,我很想回到儿时居住的老屋读书,不是坐在瓜棚下,而是在庭院中,边走边读。

我知道小时候的理解是错误的,但是想想,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”,独自一人,手中拿着自己喜欢的书,一边闲庭漫步,一边读着书,没有人打扰,也没有什么烦心事,只需要安安静静地读书就好了,这岂不是,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阅事,都全了?

只是,周边高楼林立,我只能透过这小小的窗户,在无人打扰的深夜,借一缕月光,自顾自地想一番罢了。

月下读书,诗意,深意,都应满满。

相亲角

□南京 吴月华

玄武湖古城墙边水杉林的相亲角,每天来往的人络绎不绝。这是专门为年轻人父母提供的一个相互交换儿女信息的平台,一根根红线相连,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纸片,俨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男大当婚女大当嫁,子女步入三十岁门槛,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婚,成家立业,这是传统价值观的导向结果,也是父母对子女终身幸福的期许。父母各出奇招,力争为子女觅一个良人。每位父母带着自己的心思走进相亲角,述说着两代人的婚恋焦虑。一张张罗列着子女个人简历的相亲资料,公示着他们的个人条件和择偶要求。遇到合适的,家长就会相互沟通交换信息,顺理成章成了子女们的相亲代理人。他们谈起各种条件来,比年轻人要直截了当得多,听到满意的再推送给子女,可见父母们对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的笃定。

通过信息来看,这些被相亲的子女大都有着高学历、好工作,有的还是国外留学拿着高薪。站在相亲角最顶端的父母,谈到自己的孩子时都显得十分自信。相亲流程中的咨询、交流等,在相亲角都由父母来完成。相亲角如同人才招聘般热闹,它是一个个普通中国家庭自主追求幸福的缩影,背后却是父母为子女操不完的心。由于两代人婚恋观的不同,有的父母在相亲角蹲守一两月也没能为子女找到满意的对象,但父母们还是不知疲倦依然来到相亲角,希望能够为子女尽

快找到幸福的那一半。

那天,我在玄武湖公园游玩,见到前几年在相亲角为女儿相亲的李大姐推着儿童车和女儿、女婿散步,从她说话的语调中断定小家庭很幸福。这里不仅仅是年轻人相亲的天地,张大哥的老伴四年前去世,他在玄武湖相亲角帮儿子相亲的同时,也收获了自己的夕阳红。也有的老年人在此结交到志趣相投的友人。在这里,他们不仅是在寻求一个女婿或儿媳,也是在寻求群聚的热闹,驱散空巢的孤独,确立自身的存在感。

相亲角,的确生长出了独有的文化和话语体系。随着我国家庭结构、人口流动和社会观念的变化,青年婚恋观念和婚恋趋势都出现了新的特征,生活圈子窄、缺乏情感技巧、工作压力大、生活节奏快导致许多青年脱单难。现代相亲角模式在各地的公园、广场、社区等应运而生,既有自发形成,也有由政府部门、公园管理机构、社会等关心引导,为年轻人交友牵线搭桥。全社会应该加强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,帮助青年人能够真正地找到自己合意的伴侣。

家和万事兴。小家稳定,人们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,大家才能更进步;大家的发展和繁荣昌盛,才能促进小家物质精神水平的提高,反哺到婚恋等各个层面。或许,不必对相亲角“另眼相待”,这也是找寻幸福的一种方式。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来,为自己寻找幸福之路。

养一片雪花

□湖北武汉 马庆民

客居南方,很难撞见一场雪,所以每逢冬天,我都会格外怀念北方的故乡,怀念那大如鹅毛的片片雪花。

一直以来,我都喜欢雪花,眷恋雪花,也等待雪花。我始终相信,江南的某一个冬天,总有一场雪,会为我而来,也总有一片雪花,会落在我心上。

记得儿时,故乡的冬天是巨大而漫长的,落不尽的雪花,紧拥着童年、少年。曾无忧无虑的我,在雪花的温柔怀抱里嬉戏、成长,留下了一串串欢快的脚印。尽管脚印越来越大,尽管被一场又一场的大雪覆盖,却始终未曾在心底里消融。

那时,村口有一个小池塘,没有名字,我们称之为水坑。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冬天,水坑边上的树,挂满干枝雪,落满白露霜。纷纷扬扬的雪花飞过,一层又一层地盖在结冰的河面上,这里便成了我们天然的游乐场。一群乐此不疲的伙伴,一次次走进冷艳到极致,而又梦幻般的白色童话。

那时的我们,顽皮得很,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掏雪洞……与雪疯狂而舞,不知疲惫,甚至有时候会忍不住怂恿,去一口口吃雪,感受那

一丝丝沁入心底的冰凉,刺激且欢愉。

雪,冻红了手指,却丝毫不惧。偶突发奇想,捧一捧雪回家,放在杯子里养着。最后,却养成一杯清淡盈盈的水,澄澈,一如童真的心。

中学毕业后,我参军去了东北。那里的雪花,硕大,厚重,像是满载着思念和牵挂。夜以继日的火热训练,也曾令我身心俱疲,但源于雪花相伴,总给我一如家般的温暖。被江南的军校录取时,是略有些失望的,担心此一别,便会与这些熟悉的雪花从此山高路远。于是同战友们约定,待我学业有成,必定归来,陪他们,也陪雪花。

我毕业分配时留在了江南。到如今,身处江南十几年,年年冬天盼雪来,却总是让我失望,那些雪花失约了一次又一次。即使偶有雪花飘落,也都是悄悄地来,悄悄地去,寻不得半点踪迹。

随便掬一片雪花在手心,故乡、故人就在我眼前,重逢在一场风花雪月里。

这个冬天,我想养一片雪花,看着它慢慢长大,然后捧上一卷诗书,泡上一壶热茶,等风去云散故人来,一起赏雪!

一炉烟火

□山东青岛 崔安宁

冬日里,没有什么比炉子更令人怀念了。

用铁做成的炉子,在农村是最常见的。那时的炉子,烧的不是蜂窝状的煤球,就是不规则的煤块。被人丢弃的废纸,与被揉碎的玉米芯,在火柴的指引下,给空荡荡的炉膛带来了阵阵的火苗。为了助长火苗的势头,长短不一的木料勇敢地投入炉膛内,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随后,不同类型的煤刚一入场,炉膛的火苗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。很快,炉就烧好了。这个全过程,被窗外的烟囱边抽着黑烟,边记录下来。

炉子烧好,不仅烟囱知道,冒着风雪来吃饭的食客也知道。那时,我家开了一个粥铺,炉子与一

口大锅谈起了恋爱。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恋,注定是甜蜜的。无论它们熬出来的是清香的大米粥、金黄的小米粥,还是美味的八宝粥,都藏着一股甜蜜。而这份甜蜜的味道,既温暖了饥肠辘辘的食客,也宽慰了风尘碌碌的路人。

还有那壶醇香浓厚的黄酒,是炉火熬给父亲的温暖。传了几代的老式烫壶,不仅是黄酒的老搭档,还是熬酒的最佳容器。姜片、枸杞,还有红枣的加入,使酒液更醇美甘甜。

每日中午,母亲总会为父亲熬一壶这样的黄酒。我看着风尘仆仆的父亲,一脸满足地品着黄酒的模样,让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韦应

物曾说过:“我有一壶酒,足以慰风尘。”我想不过是此情此景吧。

如果香气扑鼻的黄酒,是炉火为父亲打造的私人定制,那么炉灰里的烤红薯,则是母亲留给我的甜蜜。

每天我放学后,母亲总会用火钳在煤灰里为我取出几个烤红薯。那双被冻疮和色斑爬满的双手,不停地拍打着煤灰,并迅速剥开红薯的外衣。没过多久,流着金黄色蜜汁的烤红薯被母亲塞到了我的手上。而母亲那双被岁月打磨的双手,还在剥着滚烫的烤红薯。于我而言,烤红薯里藏着的是无尽的爱意。

铁炉看起来既简陋,也粗糙。可小小的炉膛内,却藏着熊熊烈火,它温暖了所有人,也抚慰了风尘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1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